

陪我倒数秒 两三秒

素问
Su Wen

无极青春酷炫小天后——素问全新打造！
倒数全世界最浪漫的无敌恋爱时间！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陪我倒数秒 两三秒

素问
Gu Wen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陪我倒数两三秒/素问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6. 11

ISBN 7 - 204 - 08802 - 6

I. 陪... II. 素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1252 号

陪我倒数两三秒

主 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朱莽烈

特约编辑: 黄楚清

装帧设计: 花 雨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 × 960 1/16

印 张: 14 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802 - 6 / I · 1799

定 价: 20.00 元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

前言

双十年华，我把青春献给你！
P-001

01 第一章

横眉冷对
P-003

02 第二章

外号
P-020

03 第三章

怎一个仇字了得
P-041

04 第四章

图书馆轶闻
P-062

05 第五章

我的困惑，他的怒火
P-082

06 第六章

迷途
P-109

07 第七章

多事之秋
P-130

08 第八章

如果我在下一秒死去
P-147

09 第九章

爱
P-168

10 第十章

勇敢说别离
P-192

尾声

以爱为名
P-214



前言

——双十年华，我把青春献给你！

青葱，绿意朦胧，这是一个读起来神采飞扬的词。

2003年9月，我挥别成长多年的商城郑州来到羊城广州读大学。这里木棉花开，珠江水秀，一派霓虹闪烁的繁华景色，倾听细腻的南粤方言，一丝时空交错的迷惘油然而生。大学生活在我的好奇中一点一滴地揭开帷幕。时间很快，如今回过头，竟然过去了大半，而我仍是那个爱笑的孩子。不少人告诉我，大学校园小社会，沾染了些许色泽的琉璃，可以捕捉到众生的缩影，我徘徊在学子的阵营内，或多或少见证着这句话。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习惯上大相径庭，要融洽为一个集体，太复杂，摩擦、误会层出不穷，又不是圣人，怎么能真的做到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呢？诚如大人们所说：大学生除了学习，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。

起初，我的价值观比较极端，对于重视的目标，一定不惜代价达到；对不在乎的事，懒得多问一句，因此，常被大伙形容为利己主义茂盛！幸好身边的同学、老师、朋友们带给我诸多认知，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这点：一个人除了享受，还有很多责任。

人人都是各家的宝贝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。

是的，我可以喜欢任何一个人，为他（她）付出心血，但不要冀望别人一定领情；我可以奋发学习，成绩却不一定排在最前面；我可以积极争取机会，可要做好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准备……假如，早知最后的结果不好，你会不会重新走那条路？

我会点头的——那就是每个人的责任。

生如夏花，既是无法永远逗留的世界，为什么要经过年少懵懂的岁月？恐怕，得一辈子不断磨砺不断取舍，到死亡才会明白吧！怕伤心，仍要勇敢地告诉那个你喜欢的人；怕输，仍要不断努力去夺取第一；怕失望，仍要不顾一切尝试，因为，后悔更可怕，世上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后悔！

我坚强，所以我存在，所以我心如初——

涩涩的流金世纪，谁能铁口直断告诉你，哪个选择最佳？So，跌倒了爬起来，擦干眼泪走下去，那么，我才有资格回头笑着对后来人说：“Look！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？”

这本书记录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例如帅哥、美女的爱情，导师们的特殊教学，院系间的大小绯闻，嬉闹哭闹之余，有没有一丝熟稔亲切的感觉？大江南北的学子们，求学也好，爱恋也罢，亦或是不久后面临求职的前辈，长风破浪会有时。相信必能施展一双羽翼，翱翔天际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请你和我尽情享受年少的快乐，一起倒数三秒，翻开扉页，重新走过那段风华如烟的岁月。

是不是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？



第一章 横眉冷对

你了解 IT 的含义吗？

这个经常在时尚、金融杂志上出现的英文缩写，我到大学才彻底明白。

东大顺应信息爆炸时代的需求，九七年开设了“信息管理”一系，近几年，成为新闻与传播学、金融商务以外的热门学科，不少学生毕业后被外企破格录用，成为衣冠楚楚的公务员或是独领风骚的白领，其中，亦不乏几个出类拔萃的白领晋级为 CIO。哦，先不要急着羡慕高薪族每年多少多少万薪水，因为，IT 虽是一种高新技术，可私底下，真正接触到它的人都明白，IT 还有另一个象征，那就是：杀手。

东大本校位于东市中心。

据说，这所大学有一百多岁的高龄，先后合并了多所院校，仅是光辉的校史都足以说上三个昼夜。几十个院系分别坐落在东西南北四个校区，而我所在的信息管理系和新闻与传播学院、商学院、历史系、生物工程学院、法学院等若干专业位于东区。

我们系的讲师寥寥无几，男多女少，年龄几乎都在三十上下，恰好和某些系以阅历丰富的年长者吃香那种情况相反。至于，前面为什么说信息管理象征“杀手”？理由很简单：请看堂上那位“红颜未老头先白”的曹 Sir，他会让你见识“杀人于无形”的境界。记得大一第一节专业课上，曹 Sir 做了个奇怪的开场白，他说：“同学们，尤其是女孩子听好，不怕掉头发、不怕熊猫眼的留下，其他人现在换专业还来得





及！”

当时，我对他怪力乱神的论调不以为意，然而一千多个不眠之夜后，不只我，所有 IT 专业的同学都有了切肤体会——电脑辐射太大，时间一长，什么视力下降、头发脱落、脸上种痘、睡觉失眠、交谈健忘等等后遗症，一个接一个跳出来套近乎……谁让人家同系的档案学和图书馆学不要求掌握网络维护呢？难怪曹 Sir 先给我们打了一支预防针，那绝不是危言耸听，帅哥美女叫苦不迭。

哎，电脑无愧为人类的福音兼噩梦。

我这个人很有自知之明，既是脑子不灵光，便对高深的东西敬而远之，选 IT 学完全是个意外……话说当年，老爸的单位给办公室配备了一台电脑，他不会操作，乱敲几下，又是死机又是黑屏，只好三天两头找行家修，后来，干脆天天只浏览一个网页。那时，家里惟一一个要考大学的是我，不用猜，立即担负起全家与新世纪文明接轨的艰巨任务。爸妈轮流上阵，软硬兼施，使晕头转向的我一头扎进了个陌生领域——天知道，两老伟大的终极目标无非是培养一个免费的家居网管，这、这让我怎么提起兴趣？假如是玩游戏，没问题，不然不会有一大群少年千方百计翘课，跑去网吧联机打 CS、玩《黑客帝国》，甚至废寝忘食、昼夜颠倒。可惜，IT 不是游戏，它的宗旨是为一行行密密麻麻的“代码”服务。

曹 Sir 的口头禅：“Don’ t forget——程序的灵魂是思想！”

唉，曹 Sir 大可不必反复强调，灵魂我们是有共识的，关键是亿万人中，几个能有比尔·盖茨那样的头脑？物以稀为贵，IT 神秘就神秘在领悟精髓的人少。天分很重要，光几个树型结构就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，何况是自己 Make 一个系统？

幸好，通常下午比较轻松，尤其到了周末，只有一节管理学概论。大概是经管系的老教授年岁太大，老忘记下午还有一节外系的课要上，



几次都是班长打电话，才将人给请来；要么，老教授听着学生的讨论突然静下来，脑袋一栽一栽，与在线的周公聊上了。

终于，综合楼的铃声大作，老教授眨眨金丝眼眶下的小眼睛，宣布下课。

练习用的案例卷漫天乱飞，我抱着几本百来页的 MBA 教材一踢教室门，哦，不幸被物业管理的凶阿姨抓到。她四目圆睁，拎着百年不掉一根毛的棕色鸡毛掸，晃到我跟前，“又是你——林日臻，我没记错吧？白长一张可人的脸蛋，行为怎么这么野？别忘了，学校还扣有你们每个人五十块的公物抵押金，如果大楼内的公物在你毕业前有丝毫折损，不要指望将来离开学校时能拿到一毛钱！听到没？”

“听到。”我乖巧地认错，暗地咬牙切齿。

靠，这又不是我的错！宿舍另外三个声称放学留下来打扫卫生的家伙，一个逃回去看动画片，两个听说会计班的学生在百汇楼五层转让王菲演唱会的出场券，下了课扔掉课本，迫不及待抢票去也，只剩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奋战。哎，谁让她们一见我就问：“你对王菲不感兴趣吧？”或者“记得你说要回宿舍赶广播社的稿子？”之类死循环式的反问，我能说什么？若是小楼乐队的主唱阿斯兰菊开个人演唱会，我会誓死保留合法权益！不是两手被占用着，我也用不着使脚踢啊，动不动拿抵押金唬人，卑鄙！要知道，一只当了二十多年的米虫，家庭地位多么卑微，让爸妈知道我在学校散财，非扒了我的皮，再断绝亲子关系不可！

“听到了还不快去把门擦干净！”

学校盛传一句话：阿姨令出，莫与争锋，鸡毛掸下，谁敢不从？

我认命地蹲下身子，将舍友留下的教材放在脚边，然后，掏出一包才开封不久的“心相印”擦门缝。说实话，这门该换一换了，听上届的师姐讲，东区的建筑群出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某巨匠之手，前后粉刷装



潢了三次，从墙角的裂纹以及桌椅黑板的色泽看，确实有待整修。我在这儿卖命地擦，擦的不光是自己的脚印，还有许许多多不知道是哪朝哪代遗留下的痕迹，反正在阿姨眼里，大概都是我的杰作。默哀，明明想发泄，偏偏被一个名列“四大恶女”之一的阿姨盯上了，哎！

外面的人大概不清楚，东区最厉害的人不是各系主任，不是列位导师，也不是斯文的支部书记，而是四个女强人。其一，物业管理的阿姨是也；另外三个，分别为教务处处长蔡文卿女士，掌管机房的高嫦娥老师，以及宿管会的承包者刘绒绒。无一例外，她们以五十岁的芳龄、本科生的学历，辗转回到年轻时的母校东大工作。校方领导为表示诚意，分别以生杀大权相托，在校内可谓说一不二，威风八面。

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人一倒霉，会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。

我正狼狈地弯着腰擦门，一双黑亮的皮鞋映入眼帘。这双皮鞋有一点眼熟，顺着鞋子继续往上看，是条板正的藏青色西装裤，裤线笔直修长；接着，内穿白衬衫，脖颈上结花纹领带，就是……西装外套惨了点，都因此人体格蔚为健壮，所以撑得满满的，一副快要裂开的样子。

“哈，哈哈哈……”我忍不住一阵爆笑，前仰后合。不是顾及已经走到楼道拐角的管理阿姨，大概会笑得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。

“有什么可笑的？”来人怒发冲冠，一把甩掉了套在外面的衣服。

“好，我不笑，可是……实在控制不住……”我坏心眼地探出那只碰过黑渍的手，在对方白净的衬衫上拍了拍，“大蛮牛，还是跆拳道防护服不会偷工减料吧。”

拜托，他老兄明明是一尊壮硕的门神，非要套上一层文质彬彬的秀才服，怎么看怎么不伦不类。

男生刚毅的脸一下红到脖子上，猛地拉过我咬耳朵，“小声点！男人婆你多少给点面子，行不行？我沙瑞星好歹是学校有头有脸的人，楼上楼下那么多师弟师妹，你让我以后拿什么来树立威信？！”

“靠，你都说我是男人婆——”我一瞪眼，“我干吗要给你留面子！”

沙瑞星一点我的鼻尖，翻脸如翻书，“怪了，月月那么乖，竟然有你这样一个坏心眼的大姐，我看八成是张姨当年在妇产科抱错了小孩。”

“拍《蓝色生死恋》啊？”我闪过食指，不客气地一踩他的皮鞋，“要不是你所谓的这个‘男人婆’护着月月，她能安安生生长大？甭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了多少年的算盘，除非杀了我，否则，你别妄想去荼毒我单纯的老妹一根毫毛！”

“这话你都说得……”沙瑞星有口难言，暂且息事宁人，“算你狠，今天休战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不和你计较，快，把东西给我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我一头雾水。

沙瑞星一脸不可思议地瞅着我，“你还装？我让月月给我写的自荐稿，她说上个星期发到你的电邮里了，你好意思问我？今天是南航面试的日子，耽误了我的人生大计，看你怎么给我爸妈交代！”

他一番无心言语，吓得我颜色更变。

自荐稿是月月写的没错，但是，若让别人听到就麻烦了。这次换成我左右张望，呼，幸亏没人经过，否则消息走漏出去，人家前来质问我：你一个广播社的撰稿小编，为什么校友的自荐稿要让上高中的妹妹写？那时候，我该如何回答？

我重重地咳嗽两下，“那个稿子啊，月月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大学面试的场合，当然要给我这做姐姐的先审阅一遍，要知道用人单位面试和交考场作文是两回事，你说是不？”难怪暑气未过，大热的天他便穿起厚实的西装，原来是要面试呀。唔，航空公司的待遇是出了名的，南航又是实力强劲的大龙头，能进去工作的人确实让人羡慕。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？”沙瑞星不耐烦地搔搔发丝，“月月的本事我



还不清楚？她比你这个做姐姐的不知强多少，让你审稿子，不如让我上台即兴演讲，拜托，你骗人也要先打底稿好不好？”

“少看不起人！”我腾地烧起无名大火。

他小子摆明了欠揍，仗着他老爸是我老爸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战友，又是我老妈的青梅竹马，一出生没多久就来我家混吃骗喝。不仅如此，厚着脸皮抢我的老爸当干爹，哄得某个膝下无子的男人龙颜大悦，餐桌上多喝了几杯老白干，立即忘乎所以，指着我和老妹大方地对他说：

“两个闺女，虽说长得挺像，性子差远了，你喜欢哪个就娶回去做老婆吧！”

这是什么年代？天理何在？

我和月月既不是菜市场的萝卜白菜，也不是便利店的商品，凭什么白任人挑！沙瑞星占了便宜倒会卖乖，假惺惺抛出一句：“大丈夫功未成名未就，誓不成家！”害得老爸老妈云里雾里乱感动一把！

吐血，我鄙夷这个两面派！一会儿是张口闭口“男人婆”的大蛮牛，一会儿是“雄心壮志”的好少年，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，我那叫一个寒，一个火，再加内伤啊……

“真生气了？”沙瑞星嚣张地大手扣住我的脑袋，晃了晃，“我还以为粗线条的人不会生气呢！”

“神经，别把每个人的EQ都想的和你一个层次！”我没好气地回嘴，用力地抓下弄乱我一头发丝的罪魁祸首。

“喂，我早想说了。”他像是没听到我的讽刺，挑着浓眉，指了指我的发，“你好好的长发，干吗学人家烫成海带丝，近看像只卷毛狗，远看和没整理过的花坛一般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！我怀疑任斐然的课你有没有听，他出差回来，看到自己的学生顶着鸡窝头，一定暴跳如雷。”

“要你管，任斐然是你什么人，这么帮他着想？”

平时上大课碰到的尽是计算机系的同学，公关礼仪课是惟一与其他系的合班课，包括新闻与传播学系、经管系在内的两百人聚集在一个超大的阶梯教室，壮观度可想而知，好几次沙瑞星故意坐我身后一排，闲着无聊，没少拉我头发扯我帽子，气得我破口大骂，被任斐然警告了不计其数次。

任斐然是海龟派的年轻教员，主要负责经管系的国际物流，同时担任公关礼仪课及十三大社团的顾问，说起这个鼎鼎大名的怪人，身高足足一九零公分，不擅体育，一周七天西装花色变化诡异。公关礼仪那种三系学生共上的大课，他竟然搬了张椅子放在讲台面，一屁股坐上去，居高临下俯视大地，声称要把教室的每个角落扫视一清二楚。所以，任斐然的审美观和认知观，谁见了都摇头。不过，可能是主讲国际客票的缘故，在经管系这个熟稔的学生群里，任斐然最欣赏沙瑞星，经常看到他拉着大蛮牛不分地点场合地熏陶教育，逢人便夸其为自家的得意门生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？”沙瑞星幽黑的眸子闪了闪，轻嗤道：“我都嫌来不及，怎么会去帮他？你才是我亲爱的老乡，我当然帮你啦。”

我翻个白眼唾弃他，“亲你个大头鬼！假惺惺。”

“瞧着，不需多久你会见识我这个白手起家的男人如何建功立业！”他俨然一副志在必得的狂态，“倒是你，凶巴巴、笨兮兮，将来没人要，别哭鼻子求我。”

“放心，我嫁不出去就当尼姑，不会赖你。”往墙上一靠，我徐徐吐气，“早二十年前都看穿了你的本性，切，建功立业？遇到问题还不是让女生帮忙。”

“喂，男人婆。”他脸色一沉，机关枪似的反驳，“说话凭良心，以前月月生病，林叔张姨抽不开身，都是我背她去医院……既然我的文采不好，月月帮我又是小菜一碟，干吗不能优势互补？”





“借口。”纸老虎，沙瑞星的招式哄别人可以，对我，没门！林家的小宝贝生病，我爸妈宁可辞了工作也会送她去看病，分明是某人为了谄媚才毛遂自荐嘛！回头一想，有件事让我纳闷很久了，高三那年填报志愿表，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竟然没报成天挂在嘴边的航空航天大学，反而报了东大的国际物流。这件事，列为我生平几大难以理解的事之一。难道，十几年对我的折磨不够过瘾，他一定要将迫害进行到底？

“废话少说，快点把稿子给我。”他伸出巨大的熊掌。

我做了个鬼脸，“让人帮忙，不要摆那么大的架子好不好。”

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太阳穴鼓起来。

“帮一个小小的忙。”我贼兮兮地转了转眼珠子，“你也看到了，我正在忙，没办法脱身帮你拿稿子是不是？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得代替你在这里擦门，然后你回去拿稿子给我。”沙瑞星似笑非笑地弹了一下我的前额，“没安好心。”

被他理所当然地道破了心思，我的心狂跳一下，有种被人洞悉的惶恐在悄悄蔓延，不禁撇撇嘴，嘟囔道：“什么嘛，爱干不干。”

“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”他狭长的眼眨了两下，索性把衬衫的袖子卷起来，“稿子在你手里，你是老大，都听你的。”

“干活不要那么啰嗦，婆婆嘴。”我把香喷喷的纸巾收好，拎着讲台下一块抹布丢给他，“这是给你的一次考验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门和桌子必须干干净净的，否则，稿子你就甭要了。”

“威胁我？”他又挑眉，连耳朵也动了动，“这又不是我们班的打扫范围。”

都说耳朵会动的人很聪明，像是大清朝的宰相刘罗锅啦，动心思的同时耳朵不由自主也跟着动。沙瑞星的长相绝对和斯文整合不到一处，他是标准的粗犷型肌肉男，一笑整张脸都跟着生动起来；至于心眼，倒没怎么研究，总觉得和他比心计很无聊，一个百无禁忌什么都敢说，也

什么都说得出来的家伙，用不着猜，光听就够烦了，再去反复斟酌他的话他的用意，那不阵亡等什么啊。

“哎，让你为人民服务一下那么委屈？”我一叉腰，摆好了大战二百回合的架势。信息管理一百零八招之一：资源共享。管你是哪个班那个系的学生，能用得上统统都派上用场才符合我们专业的牌子。

“行了，算我怕了你。”他无奈地接过抹布，胳膊肘从后面一撞我的腰肢，“快滚回去拿稿子，五点半面试，再不拿来我没时间背了。”

“干吗那么认真？”难得见他不苟言笑，我反而不适应，站着一动不动。

“关乎未来的大事，能开玩笑吗？”他的鼻子朝天出气。

“未来？”我纳闷地摸了摸后脑勺，“任斐然不是建议你硕博连读吗？干什么非要凑南航招聘的热闹啊？”

他听到我的话，眼珠子瞪得快要凸出来，“谁说我是凑热闹？他的建议我可以听，也可以不听，决定权在我这里好不好！”

“啊，经管系连续嚷嚷好几年了，南航什么时候招过一个人？”摆摆手，我不以为然地说。只要稍加留意，不难发现航空、火车一类运输、旅游业招新人多在子弟院校选，虽说对外也会去各大院校招人，可真正经过考核被录用的学生屈指可数。

“你能不能说点振奋人心的话？”他伸手掐我的耳朵，不轻不重地一捏，“不试一下就直接放弃不是我沙瑞星的性格，没准我就被选中了。”

“可能吗？”我挑起一边眉毛。

他的指尖从我的耳朵划到颊上，然后，又来到了唇边，突然，脸孔随之贴近，四目一一照应。

我下意识后退几步，腰撞到门的把手上，吃痛地低咒：“有病啊，吓死我了！”





“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？”他幸灾乐祸地笑，眼角的鱼尾纹冒了头。

“无聊！”

我气呼呼地啐骂，狠狠一甩门走出教室。



指天为誓，这次可不是我故意耍沙瑞星，让他苦等。

但是，在宿舍的电脑跟前折腾了大半天后，事实告诉我，立即拿出稿子给沙瑞星并不现实。我记得月月把稿子发过来的当天，明明有存在U盘，甚至为防止我一贯的粗心大意还特地和其他几个盘备份，为什么除了C盘有几个常用软件，所有的盘空空如也？

握着鼠标，我开始有不祥的预感。

同宿舍还有两人踪迹不见，多半在为王菲演唱会的入场券奔波，只有一个瘦瘦小小，外号“猴子”的舍长美滋滋躺在下铺，多半是戴着耳机看动画，不然不会一点声音都没。猴子大一时不爱吭气，独来独往，自从迷上日本动画，性情大变，偷笑成了家常便饭，还渐渐融入我们几个爱八卦的麻雀队伍当中。可是，温和如她，看动画时谢绝一切打扰，哪怕美国总统驾临，她也不屑一顾，仍会对着屏幕上的帅哥流口水、犯花痴。所以，我知道与其问她挨一顿枕头砸，不如趴在墙上和壁虎亲热来得安全。

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”苦思冥想，我摊在床上望天花板，始终没结论。

“我……知……道。”

幽魂似的嗓音在耳边吹气，吓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，顺着声音往左边瞧，猴子那张近来笑纹丛生的脸展现眼前。我拍拍胸口，长吁一口

气，“老大，你能不能正常一点出没？至少让我感觉到你的电波好不好？”

“我的瓦力没有那么强。”猴子声音小小的，吐字清晰，“日臻，你是不是在找东西？”

“对。”我听到了重要信息，马上盘腿坐好，“你是不是知道？就是那篇关于‘国际物流前景展望’的文档。”

“没了。”她镇定自若地说，仿佛那和吃饭散步吹吹风一样简单。

“什么叫……没了？”我张牙舞爪地掐住她的脖子，恨不得从五楼把她扔下去。

“是你记性不好。”她面无表情地指出症结所在，“星期天晚上下载《2046》和《阴阳师》时，你的电脑中了病毒，当时啾啾问你怎么办？你自己说‘格式化不就成了’？所以啾啾和我把几个盘……全格了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我大吼。

“声音小点，不然刘绒绒会上来骂人的。”猴子掏掏耳朵，挤着眼问：“这件事不是说过了吗？干吗还惊讶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知道就好了。”一抓被单，我心烦意乱地抗议，“我当时打电话心不在焉，还以为你们说的是别人的机器嘛。”

“别人的可以随便格式化，你的就不可以？”猴子瞪起眼。

“倒不是那个意思。”这下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我哀怨地望着她，“猴子，你们是好心推我下地狱，现在给人家怎么交代啊。”

“那我不管。”猴子显然有一丝恼怒，“你的事情自己解决，我们是吃饱了撑着才帮你杀毒，该让你的电脑被那些蠕虫、振荡波全部吃掉才对！”

“你干吗说得这么恶毒？”我满脸不可思议地瞅着她，“受害者是我呀！我不是埋怨你和啾啾不好，而……而是其他东西没了可以重新配

